

第一章 信息领域的战争

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2005 年

他花了几个月时间才靠近目标，现在，感谢真主，他终于完成了使命。聚能装药已经伪装完毕，微型接收机连着起爆管，利用头顶高高耸立的金属塔作为天线。凭借金属塔作为工具，来达到摧毁它自身的目的，这简直是个令他十分开心的讽刺。他又检查了一遍。

沙漠的夜晚十分寒冷。没有一丝月光，闪烁的星星撒下的光芒不够明亮，使他不致被人发现。从一开始，这一地带的警戒就十分严密，可由于这帮人的一贯作风，不允许那些哨兵发挥一点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样，一个有备而来的狡猾对手便可乘虚而入。他得意地回想着自己是如何轻而易举地用伪造的身份证骗过哨兵的。这将是那位哨兵一生中最后一次犯错误了。

他再一次用咬在嘴里的微型钢笔手电筒检查了一下各个线路接口他努力克制自己不让本能的紧张情绪使自己匆匆完事。接口状况良好。于是他打开接收机。

沙漠深处，一只野兽发出一声孤独的嚎叫。他站起身，看

着外面诱人的夜色，然后把工具塞进衣服，便往回走，经过哨兵，走向大院。对于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他不去想。一旦炸药爆炸，有人发现他不在，他必定会成为首要嫌疑犯。如果被人抓住，下场一定会很惨。想到这里他并没有难过。他毕竟参加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冒险行动，他的生命与他努力要实现的目标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感谢真主。

他轻而易举地在油田找到了工作。由于中国其他地方的石油储量已经枯竭，这里油田的生产速度加快了。这里气候恶劣，但他对此习以为常。实际上石油公司靠的就是像他这样的人：身体强壮，好像对极端恶劣的气候有免疫力，连最基本的奢侈消费品都不需要。他没有刻意去隐瞒自己的信仰，也没有大肆炫耀。他知道当地人对宗教狂热十分敏感，但由于他们极需埋头苦干的工人，这种担心便显得无足轻重了。

近年来，北京政府把数十万汉族人迁移到这一以穆斯林为主地区，企图抵消来自边界对面日益高涨的革命力量的影响。即使如此，要使这些外地人完全适应沙漠地区的艰苦生活，还需要好几年时间，因此石油公司仍然不得不依靠本地工人，这就为像他这样的特工提供了极好的掩护。

行动开始前他在喀什荒凉的郊区一座“安全屋”中取出 Semtex 炸弹。喀什是这一地区的主要城市，离塔吉克斯坦东部边境约 100 英里。同这一地区其他工地的战友们一样，老板们用飞机把他们运到这里，享受每两周 72 小时的休息与娱乐。他们都向一座古老的、几乎完全废弃的清真寺后面那间摇摇欲坠的房子走去。由于虔诚的信徒们虽然受到不重然而不断的折磨，生活过得颇为艰难，但是朝拜活动一直在继续着，而且这一地区也不难见到伊斯兰教徒。尽管在这个物资集散中心从事

朝拜活动必然会有危险，但是由于比较方便，大家还是认为值得去冒这个险。

于是，他从喀什往外源源不断地运送爆破器材和辅助器械，或是塞在旅行箱的夹层里，或是藏在长袍的下面，甚至夹进头巾里面，直到那一刻，为了真主，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便会响起。

随着那个破坏者融进沙漠的夜色之中，他完成任务了，离那一时刻只有几个小时。

如果从 KH-15 间谍卫星上看去，爆炸场景仿佛就像一场蔚为壮观的焰火晚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有人称之为“中国的土耳其斯坦”）的广大地区，一连串同时爆发的耀眼的爆炸刺透了黄褐色的大地。

中央情报局监控部门日常惯于听到的絮絮叨叨的背景杂音逐渐消失。随着最初针尖似的亮点膨胀成黑色和红色的浓云，执勤军官召唤卫星提供爆炸的近视图像。

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开启了警报程序。这是一种自动电话网呼叫系统，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可以同时将中情局主要官员从床上唤起。该系统运行良好。驾驶员、警戒人员和勤务人员也都立即被唤醒，迅速实施必要的后勤保障工作。

华盛顿郊区一间难以形容的屋子里，中央情报局局长穿上西服上衣，伸手拉开前门。他走上门前的通道时，保镖们赶到身边跟上他的步伐，一辆黑色专用轿车悄悄地停到路边。

白宫的情况室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地方，其情景与关乎美国生死存亡的科技奇迹相差甚远。

情况室位于白宫地下室，是一间从外表看上去没有窗户外面的黄褐色小屋。好像里面什么电子设备都没有。可是，只要按一下电钮，便会揭开一个由地图、监视中继装置和电视会议设

施组成的秘密世界。

房间里弥漫着一种期待的气氛，却也隐含着一丝对美国无力控制业已展开的危机的担忧。20 年来，伊斯兰危机圈一直是全球最为一触即发的地区。该地区包括从里海到中国西部的广大地区。人们不断地标绘与筹划、并且没完没了地讨论该地区发生冲突时的演习方案。该地区包括前苏联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共和国（简称斯坦斯），还有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对于企图领导一个新的伊斯兰帝国的国家来说，这里是充满希望的地区。

当前正有两个国家在为争夺这顶桂冠而战，他们打的是一场秘而不宣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圣经同枪炮和金钱一样，也是争夺的战场。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正在不遗余力地煽动该地区的宗教和政治狂热，企图在随后引发的骚乱中坐收渔利。车臣的叛乱分子从对其大献殷勤的双方得到大量军事援助。沙特帮助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国重建清真寺，并为其学校提供宗教教科书，因而使这些国家的宗教领袖们大为感激。

沙特所采取的战略中关键的一点，是支援阿富汗的塔利班领导人。阿富汗发生苏维埃灾难之后，激进的塔利班立即夺取了政权，并且显示出要把革命影响传遍该地区的强烈愿望。塔利班毫不担忧从利雅得获得武器和资金援助时会成为沙特的代理人。

随着沙特人越来越不遗余力地冒险，企图取得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或者说不择手段地阻止伊朗获得这一机会——他们与美国人之间的距离隔得越来越远，急于使自己免于受到指责说自己与那个“大魔鬼”靠得太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沙特阿拉伯的翻版瓦哈比教派，在试图改变其国家的过程中来势

迅猛，不可逆转。它企图推动国家从腐化堕落、宗派林立的君主政体，转变为由毛拉领导的国家。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正在衰退。

伊朗则把两面派手法玩到家了。尽管它对西欧摆出一副友好而专注市场的面孔，并与俄罗斯建立了牢固的贸易联系，但在同时却丝毫不放弃对伊斯兰革命的狂热，并把它作为国民生活的动力。它的两面派手法玩得极其成功，这从 1997 年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一家德国法庭判决伊朗犯有支持谋杀伊朗居住德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可尽管如此，莫斯科和几个西欧国家依然同伊朗保持着友好关系。有时候美国似乎是对德黑兰始终保持敌对态度的惟一大国。1979 年事件所留下的回忆深深地铭刻在美国人的脑海中。

当务之急是弄清是谁引爆的。匆忙召集起来的会议 20 分钟以后就要召开，国家安全顾问迫不及待地要给总统拿出某种答案。

第二个迫切的问题是，北京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立即受到怀疑的是西藏人。可中情局的分析家们说西藏人比较单纯，不会采取这样的打击行动。

另一种可能性是，油田被迫停产是出自某个想要干扰中国石油生产的中东国家之手，这样做可以夺回一些失去的生意。中国由于能源需求急剧增长，必须在新疆的沙漠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即使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国的能源供应体制也还很落后，远远落后于其工业基础迅猛发展的需要。由于电力缺乏，始终有 20% 的工厂处于闲置状态。煤是中国的主要能源，核能和水电也是其能源的重点。而中国还需要石油，到 2000 年日需求量高达 130 万桶，其中 68% 以上依靠进口。中国东北部大庆的主要油田原油产量日益下降，于是该国大力推进国内

生产，减少对进口的依赖。

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塔里木盆地是世界上石油储藏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可是那里环境恶劣，远离大海，从而使得石油勘探、生产和运输极其困难。可是由于利益巨大，因而值得投资。减少石油进口还能降低中国的外汇失衡，并且预示着有一天中国会成为地区能源输出国。

这样，疑点便落到沙特人头上。沙特的经济正陷入严重困境。20世纪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石油产量骤增，给沙特带来了巨额利润。可是沙特没有做到居安思危，防止其岁入下滑之日的到来，而是大肆挥霍，进行公共工程建设，兴办教育，并且培养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国家官僚机构，向几乎所有要求工作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当财政收入真的开始下降以后，沙特才发现自己无力支撑如此奢侈的国民生活方式。于是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损失，而所有的经济损失都给日益强大的激进的反对派造成了可乘之机。

如果是沙特人干的，那么就有可能是他们利用了他们的代理人塔利班。那些阿富汗叛乱分子在为消除俄罗斯在阿富汗残余势力而战的过程中，得到了沙特人相当可观的经济和后勤支援，从而获益匪浅，并且在苏联占领期间学会了从事破坏和恐怖活动的邪恶伎俩。

另一个难免要遭到怀疑的对象是伊朗。有人认为德黑兰政府尊重与中国长期存在的贸易关系，因此这种行径可能不是他们干的，但这种看法迅速被否定了。两国都是严格遵循自我利益这个基点来从事贸易的。中国迫切需要伊朗的石油，而伊朗则需要在中国的帮助下，加上俄罗斯和北朝鲜的军售，建立核导弹和化学武器的武库。在一个时期内，伊朗几乎应有尽有，可以成功地打一场从使用常规武器到使用核、化武器的任何级

别、相当规模的地区性战争。伊朗在储备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过程中，从没有忘记有朝一日会成为新的伊斯兰帝国中心的梦想。这就使得中国这一西部省分成为其真正机不可失的目标，而且也是一个紧迫的目标。由于中国实施的重新安置计划使新疆的穆斯林人口密度下降，伊朗觉得自己在为保卫伊斯兰、拯救该地区方面义不容辞。

国家安全顾问与总统会晤的时刻到了，答案是沙特和伊朗两国为不分伯仲的怀疑对象。

总统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桌边，聚精会神地思索中国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步骤。

中国自从近 10 年逐渐成为制造业强国以来，在与美国和环太平洋带其它国家的贸易中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贸易盈余。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上对于人权问题的关注左右着国际事务，可是在随后便日渐烟消云散了，显示出市场的威力要远远大于人类精神的威力。历届美国政府都对国会中一些较弱的声音充耳不闻，将经济上的自我利益置于首位，而将一些人对于中国压制政治言论、监禁持不同政见者、利用犯人制造美国人喜欢的产品等的愤怒抛在脑后。有时候，对于 1989 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华盛顿似乎比北京更觉得尴尬。中国领导人审视自己的目的时就是这样毫不含糊，而美国人审视自己的目的时在道义上模棱两可。

中国经济的发达程度与日本在 60 年代早期所取得的成就不相上下。中国人像日本人先前所做的那样，学习西方人的设计简直是天才，令人叹为观止，这一点美国软件和娱乐公司可以怒不可遏地加以证明。中国已经进入经济革命的第二阶段，原先只能充当美跨国公司的廉价装配基地，如今已能生产自己的产品。中国当前已成为首屈一指的地区经济强国，令日本黯

然失色，这使得日本人惊恐万状。恰恰是由于惧怕中国在 30 年代力量的日益增长，才导致日本入侵中国，并导致日本军队对中国人民实施了令人发指的蹂躏。日本人知道，那场侵略所留下的痛苦回忆只会激起中国人的雄心壮志，包括超过日本甚至征服日本。

日本由于完全依赖进口能源，处于极端的劣势，因而处境也十分艰难。正是这一弱点左右着该国的全部战略与外交思想。也正是这一弱点使得像中国这样的敌人能够在危机爆发时对其加以利用。

美国总统长期以来竭力使自己接受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能够理解民族自豪感。毕竟对于自己祖国的自豪感也是美国人成其为美国人的部分原因；其他国家的人民具有民族自豪感也是很自然的事。可是让他无法理解的是激发中国人雄心壮志的那种民族天命意识。中国人觉得控制弱小国家是天经地义的，是他们国家当仁不让的责任；既然他们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完成上天赋予的使命只是个时间或机缘问题。西方的和平共存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如同天命说对于总统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一样。在中国实施恐怖活动绝非易事。它鼓励各个家庭之间相互告发。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恐怖分子通常十分安全的基层组织也很容易遭到中国人的渗透以前的那些攻击行动虽然令人恼火，但还是可以忍受的。而最近的一次事件却非同寻常，标志着冲突的升级。中国反间谍人员只经过几个小时的行动便查出了嫌疑犯：伊朗。

既然有一支外部力量竟敢对中国的西部油田无端地发动攻击，他们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呢？可能性有很多种：从采取某种报复行动，直至以这次事件作为借口发动酝酿已久的夺取地区霸权的计划。

总统听着一大串令人沮丧的可能性，觉得似乎全都难以应付，这时助手送来由英国情报机构传来的最新情报。尽管美国情报部门拥有最先进的情报搜集技术设施，可是一旦说到一种最原始的情报搜集手段——人工，美国就存在明显的不足了。可是英国不同，他们有长期利用人工搜集情报的传统，尤其在中东地区更是如此，这堪称是其昔日英帝国的一大遗产。英国特工在那些露天市场和集市上转游，并且渗透进了该地区各国的高级议会。

现在德黑兰的一家英国机构传来消息说，伊朗领导人正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大家对于中国人遭难一片欢呼。负责美国在世界各地从事窃听活动的国家保密局证实，在伊朗与伊拉克、阿富汗、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及海湾地区之间边界的军事机构与德黑兰之间的通信联络大大增加。

带着这一疑点，总统继续考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总统没有等待多久，可是接下来的情况完全出乎他所料，从而使他更加进退维谷。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主宰中东事务的关键问题是铺设里海石油管道问题。濒临里海的阿塞拜疆石油储量大得惊人，建成里海石油管道，可以将阿塞拜疆的原油运往港口进行提炼和装船。位于巴库的阿塞拜疆政府以及负责铺设管道的跨国公司面临的一个抉择是，管道是穿过土耳其到达地中海港口杰伊汉呢，还是穿过俄罗斯到达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这项工程多年来一直是该地区冲突的根源，例如在车臣，分裂主义分子的暴动就让莫斯科大伤脑筋。控制该地区就会切断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陆上联系，从而中断俄罗斯对于该管道的权益以及随之而来的巨额过境收费。格鲁吉亚位于阿塞拜疆的西部，拥有自己在黑海的海岸线，由于犯罪分子觊觎石油业蓬勃发展可能给该

地区带来的巨大利润，便使该国成了犯罪活动的温床。而伊朗则自始至终谨慎地隔岸观火，因为它知道，阿塞拜疆一旦独立，早晚会寻求脱离其在莫斯科的前统治者，并在西方寻找另一个潜在的主人以保障其安全。

伊朗人急切地希望石油管道能通过伊朗国境，这样可以确保其经济与政治优势。可是石油界人士没有几个人相信伊朗近来表现出倾向西方市场经济是出于挚诚。把石油管道这样的宝贵资源置于伊朗掌握之中，西方公司极度怀疑这种做法是否明智，于是便拟定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只要石油通过管道顺利地流向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阿巴斯港的终点，伊朗人便可获得巨大的利益；如果伊朗控制石油管道向西方人进行要挟，那么受害最深的将是她自己。

石油管道的铺设，极大地助长了伊朗的地区霸权野心，严重挫伤了沙特的野心。

中央情报局发来的一份火急情报报告说，里海石油管道在伊朗境内有三处遭到破坏。不难想象谁该对此事负责。

由于发生了大爆炸，伊朗境内有很大一部分管道遭到严重破坏，而且都是在建筑设备难以运进的地区。那些地方石油正喷涌而出，烈焰滚滚，浓烟冲天。虽然关闭管道断裂处上游的原油用的时间相对较少，可是修复管道却要花费好几周时间，而伊朗要从这一奇耻大辱中恢复过来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根据分析，组织这样大规模的袭击活动需要进行周密部署，这表明炸药早已安装到位，只等待时机以便造成最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破坏。由于伊朗袭击中国的尘烟尚未散尽，输油管道遭到爆炸事件会使德黑兰疑窦丛生。

管道袭击事件发生后，中国便立即作出美国人意料之中的反应，所采取的形式是美国国家安全分析家们称为“马六甲方

案”的做法。

马六甲海峡是位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一条狭长的水域，来自波斯湾地区的油轮通过这里驶往亚洲各石油进口国。尽管它不像苏伊士运河那样至关重要，但也在石油运往远东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条路线需要绕过印度尼西亚，几乎要经过澳大利亚北部沿岸。

中国海军一个战斗群长期驻扎在中国南海称为斯普拉特利群岛（即我国的南沙群岛——译注）的地区，那是由一群散落的岩礁组成的岛屿，有 68 个国家声称对其拥有主权，而只有中国凭借武力对其进行了占领。人们认为，该地区的石油储藏量极其丰富，但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加以开采，而宁愿消耗塔里木盆地现有的石油储藏。

现在，中国海军战斗群正在运动，沿该群岛西南方向向新加坡和马六甲海峡行驶。

总统要求提供该战斗群的兵力。结果令人不安。中国近年来致力于发展远洋海军，其中包括柴油动力潜艇，以及装备有精确制导垂直发射系统的水面舰船、巡航导弹和反潜水雷。海军航空兵具有空中加油能力，从而使中国军队可达很远的距离。

在总统考虑如何措辞要求中国领导人保持克制态度的时候，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传来的火急情报说中国发射的一枚巡航导弹击沉了“伊斯兰之剑”，那是一艘正在向日本运送石油的伊朗籍超级油轮。攻击油轮的时间算得极其准确。油轮正行驶在马来西亚南部的龟咯港——那是马六甲海峡变窄、连着新加坡海峡的地方。爆炸和沉船在海岸上清晰可见，而且更重要的是已经摄入国际媒体的相机，这对任何企图沿同一线路航行的船只起到了警示作用。为了确保发出的信息更加明确，北

京政府发表一项声明警告说，除非经过中国政府批准通行并支付费用，否则任何来往的油轮都有可能受到攻击。该声明还对不得不采取这一行动表示遗憾，并且说伊朗侵略者攻击中国的西部油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邻国安全造成了危害。最后这句话纯属无稽之谈，没指望谁会信以为真。显然，中国知道他们有三重机遇：向整个东南亚地区施加力量，报复伊朗以及威胁日本，他们把这一切都是以受害者的口吻说出来的。

几乎在片刻之后，总统便得到通报说，日本驻美大使紧急求见。

总统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沉思。这位日本人告诉他，去年他们已经完善了自己的投送系统，可以投送其储备的核武器，并且随时准备进行部署以保卫其能源供应——这几乎等于说是为了捍卫其民族生存。

美国向中国、日本、伊朗和沙特政府发送了电文，敦促这些国家保持克制。联合国安理会正在纽约举行紧急会议，但总统对取得的进展不抱任何希望，因为中国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会行使否决权。

参联会已向他说明，尽管美国有责任寻求立即中止敌对行动——这些行动可能引发的战争会吞没中国、日本、伊朗、斯坦斯部分地区、沙特以及其他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但是，只要美国采取具有常规军事影响的行动，就必然会使局势大为恶化。裁军使得美国的军事力量不足以介入两个好斗国家间发生的冲突，更不足以介入当前正在酝酿的错综复杂的冲突。即使派遣增援部队到达韩国的军事基地，那也少得可怜，无足轻重。

任何人心中都十分清楚，一旦美国采取侵略行动，比如向该战斗群发动攻击，中国就会向美国西海岸发射一枚远程核导

弹。

美国在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中，惟一拥有的是超乎所有人想象的监控能力。危机刚刚开始，美国飞机便从在乌克兰新建的基地和韩国紧急起飞，对危机展开地区实施密切监视。密切监视就是携带长距离摄影机的飞机在飞行过程中——空中加油时间排除在外——对某一地区实行不间断地观察。锁眼卫星在绕地球运行过程中只能穿越某地区，与之相比，密切监视系统实在是一种巨大的飞跃。

这样，总统、参联会主席、国家安全顾问以及他们的助手便可以坐观势态发展。由于不能对北京和德黑兰发动第一次攻击，他们看来除了坐视以外，别无选择。

也就是在这时，参联会主席提议总统考虑“非常战争”（该词可直译为“使用其他手段进行的战争”——译注）

“非常战争”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指一揽子作战能力，包括信息战。尽管五角大楼企图通过将其更名为信息行动使这一术语成为一个中性词，但信息战一词还是保留了下来。信息战同青山绿水一样古老，又像硅谷的最新科技一样年轻。从古代的“特洛伊木马”，到二战期间使德军形势急转直下的英国双十情报委员会，信息战代表信息讹误、欺骗和宣传，近来还包括电子破坏。

信息革命并没有绕过中国和伊朗这们样的国家。这两国都设法建立了国家电子基础设施，同时保留了控制严密的传统社会结构。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极权统治威力的献礼，并且是对信息流动终将埋藏专制政权这一看法的嘲弄。当然，印证这一论点的先例也是有的。传真机的出现，使得持不同政见集团能够获得信息，并使反政府活动得以协调，从而削弱了苏联在波兰的统治。在中国，传真机和因特网在协调学生运动和支持

信息自由出入中国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天安门广场的图文资料表明，如果拥有绝对权威的人准备行使权力，那么信息流的力量是难以抵挡的。

但是，即使伊朗和中国只是有所选择地参加信息革命，即铺设光缆以建立先进的国内通信系统，并与西方及俄罗斯卫星公司签约以便得到最先进的军事能力如全球定位系统，也必须依赖外购提供设备。两国还没有掌握开发具有世界一流电子产品的技术。

就中国而言，它通过新近回归的香港将技术引进来，香港在英国政府统治期间已经发展成为亚洲高技术贸易中心。英国人在 1997 年离开香港的时候，也给这个殖民地的新的中国主人留下一份秘密遗产，这份遗产将在危机中产生深远影响。

许多年以前，英国情报当局就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接头站（表面上是一些合法的公司，但实际上是前方情报工作站）和空壳公司，在香港建立了关键的技术进口公司。在任何局外人看来，这些公司都是由中国人所有和经营的，但实际上他们只是英国的代理人。英国人利用这些公司，在中国为促进其经济发展而进口的高技术设备中安插“特洛伊木马”。那些“木马”相当于卧底的间谍，由外国政府机构安插进去，多年以后需要执行任务时便开始启用。一旦在软件中增加几行计算机密码并在硬件中插入新芯片，英国便能为自己以及其美国盟友提供对付中国人的手段。

技术破坏这一做法并非最新发明。美国人已经对俄罗斯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包括伊朗人——使用了多年。他们也在中国人身上试过，尽管中国人对直接来自美国的一切都心存戒备、仔细检查。英国此次行动总体上更为顺利，因为是在周密掩护下进行的。

白宫命令设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的联合军种信息战司令部（该司令部负责统一管理四大军种间互相重叠并且相互竞争的信息战部门以及各情报局），对伊朗和中国实施一系列逐步升级的打击。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挥官正在电话中听取海军司令关于南海行动情况汇报，突然电话里一片死寂。整个北京的电话系统莫名其妙地出了故障，使得通信完全中断。通话全部中断，或者打错了地方。政治局的领导人们发现自己被孤立起来了，无法与军队指挥官取得联系。无线电系统紧急启动，联络又恢复了几分钟。接着，向铱卫星系统以及地面和海上接收器发射信号的卫星上行线路也突然中断。

中国领导人混乱之际，面前的电话响了。他小心翼翼地拿起电话。是美国总统打来的。总统先是表示问候，然后表示强烈希望当前危机能够和平解决。

中国领导人拒不承认自己这一方通信正陷于瘫痪，然后答谢总统的问候并表示遗憾，说由于本国安全正面临严重威胁，自己别无选择，惟有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保卫国家。美国总统竟然能够立即直接打通他面前的电话，这就立刻向他表明是谁切断了北京的通信。

德黑兰市中心一片混乱。红绿灯全部熄灭，由于发生了重大停电事故，整座城市陷入瘫痪。道路阻塞，办公室内无一人，大街上人头攒动，人们都在惊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此时，在几千英里以外的诺福克市一座地下计算机中心，有一组信息战士，他们完全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通过自己的“特洛伊木马”——即很久以前安插进伊朗国家系统网络运行主机中的程序——向伊朗供电系统发出一种专用病毒，一种“蠕虫”。“蠕虫”是一种攻击性病毒，可根据指定目标吞

噬并摧毁关键性密码电文。正当德黑兰的人们涌上街头询问停电原因时，他们赖以从事一切活动——从日常炊事到国防活动——的供电系统正渐渐瘫痪。

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国防军的指挥官们陷入一片恐慌。该国耗资数十亿美元购置的雷达防御系统的显示屏上一片空白。该国怀疑伊拉克或者伊朗会对其实施空中打击，于是用销售石油换来的巨额资金购买了最为先进的装备，以便用预警雷达向全国发出警报。

他们还在不知道底细的情况下，另外购买了美国的一些硬件，那些硬件一旦接到华盛顿发出的信号便会将上述预警系统关闭。

于是沙特便在空袭面前无可奈何。

总统等着看信息战打击已造成什么样的效果。这时电话从沙特使馆和利雅得像潮水般打来。美国国务卿不动声色地同沙特驻美大使通了话，表示雷达系统发生的故障肯定是暂时的，美国工程师正在想方设法要使雷达恢复正常。他还说，利雅得政府是否可以考虑结束对伊朗的恐怖主义行动？

利雅得心领神会。

伊朗陷入一片混乱。土木工程师们正进行超负荷运转，企图修复供电系统，可是无论他们如何想方设法，中央计算机系统就是不听使唤。重要军事和民间中心的备用发电机启动以后，秩序稍有恢复，可是“蠕虫”病毒无孔不入，要想把一切恢复正常还需要很长时间。伊朗不断把电话打到欧洲和美国的硬件制造商那里寻求紧急咨询。伊朗人通过早已安插的联络点，得到伊朗应立即请求工程师解难的建议。那些工程师也是情报特工，他们的任务是将系统最终恢复正常，同时将“特洛伊木马”安装到位，以便进行重复操作。

总统不太担心伊朗和沙特。真正让他担忧的是中国及其对日本所构成的威胁。

在中国南海，中国海军战斗群继续往南向马六甲海峡驶去。

总统再一次接通中国领导人的电话，指出军事行动仍在继续。领导人表示遗憾，但态度同上一次一样坚决。

中国人除了购买计算机用于民用和军事通信外，还斥巨资购买主机用于电力生产，控制中国广大地区纵横交错的电网。

中国的关键性能源不仅有石油，而且有供给量十分巨大的煤，以及核能及水电。

中国水电皇冠上的明珠是长江三峡大坝，能够输出 180 亿度电。流量受到精确控制的流水穿过涡轮机后还能浇灌下游的农田。平衡水流量大小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效以及不断灌溉庄稼这些工作，都是由计算机完成的

正当战斗群接近马六甲海峡时，长江三峡大坝的工程师们突然惊惶失措起来。原来大坝的水忽然小得像涓涓细流，接着完全干涸。眼下是枯水季节，大坝上游的水位较往年为低，而且难以得到迅速补充，因而短期内不用担心发生洪涝危险。可是发电却完全停止了，而在下游，农民却觉得纳闷：为什么水停了？他们的焦虑与日俱增，他们感到如火的骄阳会很快把他们的稻田烤焦，水稻会枯死。考虑到长江流域是中国的主要水稻产区之一，大规模水稻减产的可怕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领导人面前的电话再一次响起。总统对长江流域正在发生的农业危机表示慰问，并且说如果中国需要帮助，美国人民准备竭尽所能。

中国领导人感到不可思议。他向总统表示感谢，然后挂上电话。由于国内通信已经中断，他不明白总统究竟在说些什